

英汉双向翻译教程

黄德新 编著

TWO-WAY TRANSLATION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山东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英汉双向翻译教程/黄德新编著.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6 (1999 重印)

ISBN 7-5328-2347-4

I. 英… II. 黄… III. 英语-翻译-教程 IV. H3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63875 号

Two-Way Translation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英汉双向翻译教程

黄德新 编著

出版者: 山东教育出版社

(济南市纬一路 321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0531)2023919 传真: (0531)2050104

网 址: <http://www.sjs.com.cn>

发 行 者: 山东教育出版社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

版 次: 1996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 4001—7000

规 格: 850mm×1168mm 32 开本

印 张: 9.125 印张

字 数: 204 千字

书 号: ISBN 7-5328-2347-4/G·2169

定 价: 9.70 元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前 言

世界科技的迅猛发展，人类社会的飞速进步，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大大促进了世界各国在经济、贸易、文化，以及外交等领域的交往。翻译作为这种交往必不可少的工具和桥梁，日益受到重视。然而，翻译人才的供求矛盾十分突出，现有翻译人员的素质亦亟待提高，正如著名英籍华裔作家韩素音女士在写给《中国翻译》杂志社的信中所说：“中国各个部门都非常非常需要翻译人员，科技、商业、贸易、外交、文化，等等。”作为培养外语人才的主要基地，国内各高等外语院系目前普遍开设了翻译课，但适应新形势的翻译教材却严重滞后。从这一点看，本教程可算是应运而生了。

本教程有两个主要特点：

1. 双向式。目前，我国高校许多外语院系，尤其师范外语院系，限于条件，翻译课开设时间短，课时少，对于英译汉和汉译英两个方向，往往顾此失彼，而且以放弃或只稍带汉译英教学者为多。本教程打破以往分离式的编写模式，采用双向式，以图利用有限的课时，做到二者兼顾，相得益彰，平衡发展。

2. 实用性。本教程适用对象主要为高等师范外语院系全日制在校生，成人英语教育的夜大生、函授生，高教英语自学考试生。讲解力求简明易懂；例句涉猎范围广，力求典型实用。

本教程共设六章，前五章侧重理论，但均辅以大量实例说

明；第六章为实践部分，以讲授技巧为主，前呼后应，紧密结合。这一章伸缩性很大，限于篇幅，暂列四节，教师使用中可随时补充。

本教程在酝酿和编写过程中，得到山东师范大学外文系领导、李自修教授和刘世生教授的热情鼓励和指导，得到外文系资料室同志的大力协助，以及广大学员同志的配合和支持。附录分别由陈维璋、吴迁、潘相阳和袁磊编写。在此一并致谢。

本教程的编写是一种尝试，加之时间不足，水平有限，不当之处在所难免，诚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作 者

1999年9月于济南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翻译的实质	1
第二节 可译性与局限性	3
第三节 翻译的难与易	7
第四节 译者应具备的素质	11
第五节 摆正翻译课的位置	17
第二章 翻译的标准	20
第一节 翻译标准古今中外谈	20
第二节 标准的一面——忠实	22
第三节 译文风格谈	28
第四节 标准的另一面——通顺	36
第五节 “忠实”与“通顺”的关系	39
第三章 翻译的过程	42
第一节 众说纷纭话过程	42
第二节 翻译的第一步——理解	44
第三节 理解之后——表达	62
第四节 必不可少的一步——校改	69
第四章 翻译的基本方法	72
第一节 直译法	72
第二节 意译法	80
第三节 直译与意译的灵活运用	88

第四节	音译法	91
第五章	实施翻译的前提——语言对比	98
第一节	词汇现象的对比	98
第二节	句法现象的对比	116
第六章	实用翻译技巧	128
第一节	挑挑选选	128
第二节	转转换换	160
第三节	增增减减	197
第四节	分分合合	221
附录一	部分翻译论著索引	237
附录二	部分中外名著、电影译名对照	257
附录三	部分汉语常用新词语英译对照	269

第一章 绪 论

劳动创造了人类，创造了世界，伴随而生的是五色斑斓的文化和语言文字。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必然导致操不同语言、使用不同文字民族之间的接触、交流与沟通，便有了翻译。社会发展的广度和深度，决定着翻译事业的兴衰。在我国数千年的文明史中，有着约两千年光辉灿烂的翻译史，高潮迭起，绵延至今。鸠摩罗什、真谛、玄奘、徐光启、严复、林纾、鲁迅、瞿秋白、茅盾、傅雷、朱生豪、钱歌川、钱钟书等等，是这历史长河中光彩熠熠的名字，是这源远流长的历史各个时期的杰出代表。如果说翻译过去是少数人参与的、仅仅涉及某几个领域的事业的话，那么，在人类即将跨入 21 世纪的今天，翻译则已经成为众多人从事的、涉及各个部门的宏伟大业了。那么，翻译到底是怎么回事？翻译难还是易？翻译在外语教学中的地位如何？译者应当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学习本教程必须首先对这些问题做出正确的回答，以便对翻译有个概括的了解，对学翻译有个端正的态度，对自己有个明确的目标。

第一节 翻译的实质

翻译的实质（或称性质、概念、任务）是什么？先看下面中外人士对此下的定义：

国际译联主席、索非亚大学教授安娜·利洛娃于 1985 年在

她的《普通翻译理论概要》一书中为翻译下的定义是：“作为一种过程，翻译是一种口头的或笔头的活动。其目的在于把存在于一种语言的口说的或书写的话语（作品）用另一种语言再现出来，并且保持原话（原文）内容的不变性和质量以及原作者的准确性。”

美国著名语言学家兼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在《翻译理论与实践》一书中下的定义为：“所谓翻译，是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的信息，首先是意义，其次是文体。”（Translation consists in reproducing in the receptor language the closest natural equivalent of the source language, first in terms of meaning and secondly in terms of style.）

当代语言学派翻译理论的代表人物巴尔胡达罗夫在《语言与翻译》中下的定义是：“翻译是把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在保持内容即意义不变的情况下改变为另外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的过程。”

我国教育界学者钟述孔先生在其《英汉翻译手册》中用英语这样写道：“Translation, essentially, is the faithful representation, in one language, of what is written or said in another language.”

《英汉翻译教程》的主要作者张培基先生在该书绪论中对翻译的界定可谓如出一辙。他说：“翻译是运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维内容准确而完整地重新表达出来的语言活动。”

古今中外对翻译的定义，还可举出许多，不必赘述，因为此类定义，虽繁简不一，措词有别，所反映的实质基本一致：翻译是语际间表达方式的转换活动。然而，语言是思维的外壳，语言形式的转换只能是外壳的改变，而翻译的根本任务不

是语言形式的转换而是“信息”（或称“意思”、“内容”）的传达。因此，译者绝不能只停留在或满足于语言形式的转换上，应将注意力凝聚在通过改变语言形式最终实现“信息”传达方面。

应当说，翻译扎根于许多学科之中，诸如语言学、语义学、修辞学、文体学、语用学等，但翻译并不依附于任何学科，它有自身的内在规律和方法，应是一门自成体系的科学。翻译更是艺术，是一门双语的艺术，至少涉及两种语言的运用：the source language，又称 the original language (the language to be translated from)；the target language，又称 the receptor language 或 the object language (the language to be translated into)。前者一般称作“原语”或“译出语”，后者为“译语”或“译入语”。

翻译集艺术和科学于一身，是艺术和科学的统一体。

翻译又是再创作，其复杂性和艰巨性比作者直接用原语写作有过之而无不及。韩素音女士在给《中国翻译》的信中，称翻译工作者是从事创造性劳动的人 (Translators are creative people)。这一方面说明，译者应受到充分的肯定，译者的劳动应得到足够的承认；同时也说明，译者肩负着重大责任，必须具有很高的素养。

第二节 可译性与局限性

过去出现过的不可译论，早已不攻自破，被事实驳得体无完肤。意大利的历史名言 Traduttori-traditori (Translators are traitors. 翻译者，叛逆也)，曾被不可译论者祭为主要理论依据，也已随着历史的发展、人类的进步而变得苍白无力。人们

倒可以反其意而用之：莫做叛逆者。钱歌川先生在《翻译漫谈》中说过：“世界文坛上特殊的天才译作是极少见的，古来无数的翻译，还是以歪曲原作的为多。”钱先生如现在重温他的这句话，恐怕也会对后半句做点修正吧。不可译之话题自无重提之必要，但可译之道理，可译之程度，却有必要去重新认识，以便能够自信而又理智地去对待和从事这项工作。

在国际这个大舞台上，从某些方面看，中国近十几年的变化，胜过过去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变化。人们普遍感到，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之间，中国社会与外部世界之间，似乎越来越接近，差异越来越缩小。按照人类学的观点，人类应为同一个祖先。人类生活中共同的东西占多数，共性远远大于差异。就语言而言，共性亦远远大于差异。差异的存在主要表现在语言的表面特征，一旦突破了语言形式上的或者说外壳的障碍，沟通就犹如“水到渠成”，更似“心有灵犀一点通”。例如，我们常说的“事实胜于雄辩”，英语中就有异曲同工的说法：“Facts speak louder than words”；英谚“Easier said than done”，就可以逐字对译成“说着容易做着难”，或“说易行难”；英语习语“spend money like water”和汉语中的“花钱如流水”，句式一样流畅，一样谐美，又可套用汉语成语“挥金如土”；英语中的“He is a fox”，可译成相应的中文隐喻“他是一只狐狸”，乃中英文化共同点使然，都把狐狸和“狡猾”联系在一起；汉语的俗语“撒泡尿功夫”和英语中的“a pissing while”更可谓如出一辙，铢两悉称。既使文化差异造成的语言上的“词汇冲突”，甚至“词汇空缺”，只要了解有关文化，具有两种文化的对比知识，照样可以进行语言文字的正确理解与表达，达到沟通思想、传达信息的目的。

例如：

as timid as a <u>rabbit</u>	胆小如鼠
as stupid as a <u>goose</u>	蠢得像猪
as stubborn as a <u>mule</u>	犟得像牛
as strong as a <u>horse</u>	力大如牛
like a <u>duck</u> to water	如鱼得水
like a <u>hen</u> on a hot girdle	如热锅上的蚂蚁
drink like a <u>fish</u>	如牛饮水
sleep like a <u>log</u>	睡得像猪
laugh off one's <u>head</u>	笑掉大牙
lead a <u>dog's</u> life	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反之亦然:	

假眼	<u>glass</u> eye
浓茶	<u>strong</u> tea
浓烟	<u>dense</u> smoke
精神食粮	spirited <u>bread</u>
公制	<u>metric</u> system
青布	<u>black</u> cloth
黄色影片	<u>blue</u> films
火狐	<u>red</u> fox
大考	<u>final</u> exam
吹牛	talk <u>horse</u>

某些词语，在相互语言中属“词汇空缺”情况，但译者仍能倾其力译个大概或近似。例如英语中的“maiden name”（女子出嫁前的姓名），可否译为“闺名”；汉语的“之乎者也”，译为“many archaisms”，也算基本上解决了矛盾。

可译，是译者应有的信念，但要做到完全“等值”，又绝非易事，甚至不可能。正如朱光潜先生在《谈文学》中所说：

“译文也只能得原文的近似。”奈达也指出过，绝对准确的语言交际是不可能的。可译的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的水平和责任感。上下求索，“寻求与原文最接近、最自然的对等语”，最大限度地传达原语信息，是译者主观上必须信守的译德。

显然，不可译论者颠倒了“共性”与“个性”或“同”与“异”的位置，片面强调了后者，夸大了文化上的、语言意义上的差异，结果是“满目荆棘”，“有眼不识泰山”。

不可否认，人类生活中不可译的东西的确有之，但与大千世界的万事万物相比，只是凤毛麟角，而且主要是文字游戏中的语义双关、文字幽默、语言描写中的音韵手段等。例如：

1. — How do you like Kipling?

— I don't know. I've never kiplied.

这组对话中的幽默之处，或者说答者借题发挥，顺水推舟，避而不答之妙趣，恐怕只有译者自己去领会和享受而无法言传了。

2. At whom is he looking? (极其正式，学究气)

Whom is he looking at? (很正式)

Who is he looking at? (非正式，口语体)

译成汉语，恐怕很难保持这种文体上或者说语气上的明确区别了，只能笼统地译为“他在瞧谁？”

3. — What is matter?

— Never mind.

— What is mind?

— It doesn't matter.

这组问答式文字游戏，同样无法用汉语译出。“matter”包括“物质”和“有关系/要紧”双重含义；“mind”也有

“介意”、“思维”两个不同含义。句子歧义的发生，常来自这种语义的双关。

4. “人曾为僧，人弗可以成佛；女卑是婢，女又何妨称奴”。如将此例汉字的拆字游戏译成英语“The man who has been a monk cannot be a Buddha. The girl who is a bond may also be called a slave”，恐怕也只是“译犹不译也”。

5. 汉语中的“您贵姓？”“鄙姓……”，表达了问者对对方的尊敬和答者的自谦。这“贵”和“鄙”怎么译？“您”和“你”的不同语气又怎么体现？如直译成“What's your honourable surname？”“My humble surname is...”，就是画蛇添足，甚至是笑话。在这种情况下，译者不仅要克服语言上的障碍，还要克服文化上的差异，而此种文化上的差异，是无法用语言符号弥补的。因此，对此例中的“贵”和“鄙”，恐怕只能“忍痛割爱”，将其译成：“May I know (have) your name, sir (madam)？”“My name is..., sir (madam).”

人们称之为“不可译”的东西，绝对不可译者自然有之，其实大部分只是不可能译出语言符号的全部意义而已。译者理应正视这种局限性（或称不可译性），但不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人为地去扩大这种局限性，视可译为不可译，或以为自己的能力低下开脱。译者的任务是如何提高可译程度，对原语和译语在语言文化方面的差异进行分析，尽最大努力去最大限度地传达原语信息。

第三节 翻译的难与易

做同一件事情，难与易，应是相对而言，因人而易。但事与事比较，总有难易之分。此处议翻译的难与易，就是对翻译

作出客观评价，以便能以正确态度对待这门课程。

如果正面问起这个问题，不少人会信口回答一个“难”字，但若进一步问何其难，又会有人无言以对。翻译“可能是宇宙进化迄今所产生的最复杂类型的事件”，对里查兹早在1953年就讲过的这句话，迄今能有多少人能够真正理解。认识来自实践，体会须亲身感受。没有翻译实践，没有亲身经历，回答“难”还是“易”都是一句空话。“认为容易，大概就在于尚未认识”，这话说得颇为深刻；“翻译工作者的艰辛，绝不是一般读者从译文的字里行间能感觉到的”，这是真实的感情吐露。有的人嘴上说的是难，心里想的却是：“搞翻译工作嘛，无非是英文中文搬搬家，难也难不到哪里去。”他们把“语法加词典”这套形式主义的模式当成从事翻译工作的基本原则，认为只要学会原文语法，会查字典，就能搞翻译。至于自己的母语，好像更不在话下，甚至胜任有余了。事实远非如此。为了避免空谈，不妨略试几例：

1. It was a cold winter day.

这句话词义单纯浅显，结构简单，译起来应无大碍。但恰恰相反，初涉翻译的人会译出别扭的汉语句子里来：“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的一天”，或“那是一个寒冷的冬日”。粗心的译者或英文水平欠佳的译者甚至误译成：“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或“那是寒冬的一天”。但有经验的译者会运用“抽词拆句法”将其译成：“冬天，一个寒冷的日子。”

2. People want to buy more birds than I have.

这是卖鸟人说的一句话，英文意思本来很明确，经拙劣的译者一译却变了味：“人们想买比我有的更多的鸟”，甚至译成“人们想买比我更多的鸟”，岂不令人啼笑皆非！

3. John is a fool for danger.

若按字面意思将此句译成“约翰对危险来说是傻子”，便无人可懂。明明全译出来了，怎么会不知所云呢？这正说明翻译不是简单的机械的对号入座式转换，此句必须离开词的孤立的表层意义，去挖掘句子的整体的深层含义，意译成“约翰胆子大，天不怕地不怕”。要做到这一点，单凭语言知识是不够的，要求译者具有一定的社会知识和生活知识。

有人将翻译的难点完全归结于英文上，说英译汉理解英文难，汉译英则用英文表达难。这种认识似有道理，中国人毕竟母语强于外语嘛，但又往往失之偏颇，以上三例出现的问题恰恰出在用母语的表达上。再如：

4. “刘备投江夏，曹操大军追及，其眷属于乱军中失散。”

“投”，是投降还是投奔？“江夏”是人名还是地名？恐怕需要借助于译者的历史知识方能解决。有人将“乱军”译为“*mutinous troops*”，即叛乱的军队，纯属误译。正确的译文首先来源于对原文的准确理解上。此例似可译为：“*Liu Bei went to Jiangxia for shelter and his dependents were scattered among the totally undisciplined troops when Cao Cao's main forces were pursuing near.*”

5. “唐丞相王允第三女宝钏，游园时见门外有乞丐露宿……”

有人率尔操觚，信手将此句中的“园”字译为“*park*”。试问，我国古代丞相的千金岂能随便到“公园”游玩呢？况且当时有没有“*park*”这种场所亦未敢说。试译此句如下：“*When taking a walk in the garden, Baochuan, the third daughter of Wang Yun, Prime Minister of the Tang Dynasty, saw a beggar sleeping in the open outside the gate...*”

寥寥数例，既非专业性词句，亦非生僻怪句，不足为难，

因此远远反映不了翻译的难度。体会的深浅反映了认识上的差距，我们还是听听翻译界老前辈们的体会为好。

严复说：“一名之立，旬月踟躇。”

鲁迅谈到翻译工作的甘苦时曾经说过：“我向来总以为翻译比创作容易，因为至少是无须构想。但到真的一译，就会遇着难关，譬如一个名词或动词，写不出，创作时可以回避，翻译上却不成，也还得想，一直弄得头昏眼花，好像在脑子里面摸一把急于要開箱子的钥匙，却没有。”他还说过，翻译时“字典不离手，冷汗不离身”，“真好像做苦工，日子不好过”。

冯亦代先生讲得也很实在，很深刻。他说：“我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念英语，到目前为止，已经五十多年，但拿起一本英文书来，还满是拦路虎，不是字不识，就是语法理解不透彻。至于译成中文，更是苦事，往往为了把一个字、一组词、一句话译得既适合中国人说话的习惯，同时又不损原作的色调，便须冥思苦想，连做梦也在中英两国文字中打转转。”他进一步说：“翻译是把某一国的语言换成另一国的文字。两个国家的文字不同，历史不同，文化不同，生活习惯不同，要把甲国的文字化成乙国的语言，这中间有多少难关需要渡过！”

译事之难，有过翻译实践或正在实践的人皆知。希望初涉翻译或刚起步学习翻译的同志，能够通过实践取得这种共识。任何天真的、不切实际的想象于事无补。万事开头难，只要坚持学习，勇于实践，在不断地克服困难、解决矛盾中求得提高，绝对的难就会变为相对的容易。翻译的“自由王国”是理想中的目标，但并非可望而不可及。Translation is hard work. Hard work is hard. But it can be interesting work. 起码应有这样一种现实主义的和乐观主义的态度。最后，让我们参照傅雷先生在《论文学翻译书》一文中的话以共勉：要“以艺术修养

为根本，以敏感之心灵，以热烈之同情，以适当之鉴赏能力，以相当之社会经验，以充分之常识”，不畏困难，勇往直前，去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重任。

第四节 译者应具备的素质

由翻译的性质所决定，对译者素质的要求，简言之，既高又全。套用过去的一句老话“又红又专”，似嫌太笼统了，借用周总理生前提出的“三个基本功”来概括，恰如其分。

一、政治基本功。一提政治，会有人以为与翻译关系不大。其实，翻译工作对译者政治方面的修养要求是很高的。首先，要求译者必须善于运用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研究和深入理解原作的内容，还要有实事求是和辩证思维的思想方法，正确处理形式和内容的关系。例如：“prisoner”译为“犯人”还是“被监禁者”，就得看谁关谁了，纳粹集中营里关押的人就不能统指“犯人”；Hungarian Uprising，译为“匈牙利暴乱”和译为“匈牙利起义”，反映了两种截然相反、完全对立的立场。同一个“kill”，用在不同句子中就须区别对待：The enemy killed one of our comrades. 敌人杀害了我们一位同志；而 We killed an enemy agent. 我们枪决了一个敌特，连其中的量词也不可贸然用之。同样在战场上“to be killed”，是译“牺牲”、“阵亡”或“战死”，还是译“被击毙”，必须视对象而定。我国的政治家，要用“statesman”，译为“politician”，就有贬意之嫌；“有名的”，译为“famous”还是译为“notorious”，可谓爱憎分明，没有调和余地，岂容草率处之！将警告对方时用的“悬崖勒马”译为“to hold your horses”（要忍耐），无异于给对方筹谋划策，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应属